

## 儔古禔新——論章太炎傳統書面語之承繼

黃翠芬\*

### 摘 要

如何承繼傳統的語文，至今仍是爭論的議題。清末民初，以「學術泰斗」著稱的章太炎（1868-1936），對於舊文體的變革有他個人的一些見解。本文試從章氏相關的論述，綜理其對傳統語言所展現的識見與實踐，以及如何為傳統書面語找尋發展契機。本主題的論證闡釋，乃就章氏的論著，進行披沙揀金、整理歸納，藉以彰顯章氏轉化傳統語言體制的概況，及所展現的意義與限制，使今人對傳統書面語增多一層體認，俾利於承繼與發展。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關鍵詞：**章太炎、傳統書面語、文言文

---

\* 現任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文副教授。

# Revival and Innov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 On the regeneration and creativeness of Zhang Tai Yan's viewpoint of traditional-written form language

Huang Tsui-Feng\*

## Abstract

Whether we shall continue to adopt the traditional written form language or not, is still essential today.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Zhang Tai Yan, possesses his influential viewpoints of traditional written form language. Focusing on his major view, I intend to analyze Zhang's master works and to generalize his opinions of traditional written form language. At first, I try to discover from his works the reason why Zhang insists on writing with traditional written form language. Second, I will illustrate his ideals about why one shall see traditional written form language as precious heritage. Third, I will indicate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his viewpoints about traditional written form language in reality. Finally, I will point out the methods he utilizes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written form language to a practical expressive tool in modern society. In sum, this paper shows the significance of Zhang's main ideals of traditional written form language.

**Keywords:** Zhang Tai Yan, traditional written form language,  
classical style of writing

---

\*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儵古禛新——論章太炎傳統書面語之承繼

黃翠芬

## 一、前言

從清末至民初這一紛擾的歷史階段，漢民族遭受到空前的威脅，傳統思想與文化也產生極大的矛盾和衝突。面對異族壓制、殖民侵略以及西方文化的凌厲，對於書面語的體式，有人固守傳統，也有人積極進行新變。章太炎（1869-1936）在激流中挺進，堅守舊文體陣營，採取傳統的語言表達形式，以文言文作為語言載體宣傳革命思想，倡導整理國故救國，成為革命的導師、國學的巨擘。

這位宣導現代性革命思維的鬥士，曾為批判傳統的先聲；也曾以僻奧之文傳達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鼓動一時風潮。其門生魯迅曾稱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因此他得以鼓舞當時的知識份子，拋頭顱、灑熱血，群起革命推翻滿清。魯迅認為：章氏「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強調其「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最大最久的業績」<sup>1</sup>。

章氏不但以文言行文，更好用古體字，這位「文筆古奧，索解為難，功底深厚……作為『樸學大師』，文追秦漢，作文造句，多秦漢古字」的學者，曾經掀起革命熱潮；但也因「文字古澀難懂，大大影響了他的文章的影響與普及」。如章氏門生吳承仕（檢齋）所說：「太炎先生的思想是平民的，但他的文字是貴族的」，對於其革命的戰鬥文章，旨在啟發民智，促進民族意識的覺醒；但也因章氏好用古字、文句艱澀難懂使其影響力受到限制。雖如此，其後人章念馳總結學者的評價說：章氏以其獨特的傳統書面語表達形式，不但「把革命實踐和理論鬥爭及學術研究，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利益相結合」，同時「讓古老的國學，不再成為當局用以麻痹民眾的『國粹』而力圖為近代中國創造一種新型的民族文化。」專

<sup>1</sup>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頁556-557。

屬於章氏的這種書面語形式，結合革命思想與學術研究的，彰顯民族意識與文化，成為表達的獨特性，也確實無人可出其右。因此，使學者認為「辛亥革命前的中國思想界對知識分子影響最大的要算太炎先生了，島田虔次教授曾正確地說『在宣揚革命大義、掀起革命風潮這一點上，蜂起的孫文、黃興，也不及太炎的言論。』」<sup>2</sup>

文言書面語是傳統的表達方式，曾經創造千百年風華，累積相當的歷史與文化。但面對新文化運動給傳統社會帶來新面貌，這使不能符合現代表達效率的傳統語言體制產生強烈的衝擊。雖然，白話文易於溝通、利於普及，加速學術拓展，但無可否認的，傳統文言簡潔而獨特，是經過數千年錘鍊的書面語，新語文的發展仍須立足於舊語文沃土。就文化傳承而言，傳統文言是保存民族文化的主要載體，若是全然摒棄，則傳統文獻難以閱讀，對於文化無以保留與承繼。因此，對於舊文體的順應與革新，成為新文化運動至今仍不斷被爭論的議題。

近年來，學者對於章氏的學術研究多不勝數，尤其以大陸學者為最。探討涉及的範疇有章氏的語言學、經學、民族、政治、儒學、佛學思想等層面。學者對於章氏的文學觀，多從其經學、小學的基礎、原始返本的認識論、取法漢晉的歷史觀，探討其文學批評的殊性<sup>3</sup>；或對於章氏語言文化的論述，推崇其富有民族意識語言觀。<sup>4</sup>另外，與本文探討的主題較有關聯者，或從復古守舊肯定其學術成就，

<sup>2</sup> 章念馳：〈論章太炎與魯迅的早年交往〉，《中華文史論叢》第 5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12 月），頁 263-301。

<sup>3</sup> 此方面論文有：大陸學者吳中杰：〈章太炎文學復古主義辨析〉，《晉陽學刊》，1996 年 02 期，頁 75-79。陳雪虎：〈從當代語境回望章太炎的「文學復古」〉，《社會科學輯刊》2002 年第 1 期，頁 142-144。劉賢鋒：〈論章太炎的復古主義文學觀〉，《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2006 年 8 月，頁 72-75。高俊林：〈章太炎的魏晉文學觀念〉，《中國文學研究》，2007 年 01 期，頁 20-22。如郭延禮：〈論章太炎的文學思想〉，《山西大學學報》，2007 年 03 期，頁 80-88。許結：〈章太炎文學批評觀述略〉，《浙江學刊》2007 年第 6 期，頁 102-110。劉玉葉：〈重建中國文學之大傳統——試論章太炎的文學思想〉，《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9 年第 2 期，頁 42-44。

<sup>4</sup> 如李群〈章太炎的語言文化觀與印度〉說明章氏深受印度歷史、文化、社會所影響，試圖從考源與文化實證，建構漢語言文字學系統，為民族復興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參李群：〈章太炎的語言文化觀與印度〉，《南亞研究》，2009 年第 2 期，頁 129-139。）又如陳平原〈關於《章太炎的白話文》〉則將章氏同期著作《章太炎的白話文》與《國故論衡》等相對照，重新反省晚清「演講」之蔚然成風，及其對於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意義，並說明「述學文體」之不同於論事或抒情創作。（參陳平原：〈關於《章太炎的白話文》〉，《魯迅研究月刊》2001 年第 6 期，頁 47-51。）

或探討其「言文一致」理念，申發其對白話文運動的影響。<sup>5</sup>凡此，對於章氏在語言文字的復古思想多所論述，但對於章氏在傳統書面語承繼問題的具體見解，學者在論述過程或有提及，卻未明確縷析，猶待進一步綜理說明。

章氏學術思想多元而複雜，本文以章氏承繼傳統書面語理念作為探討核心，試著從章氏相關論述，汲取其面對傳統語言的轉化過程所堅持的信念，以及析出其因應現代化如何調節與適應的具體主張。從其學術理論明其堅持傳統語文載體的傾向，以見為傳統書面語所找尋到的發展契機；同時，綜理要義，以見其儵古禛新所生發的意義，及致用於現實社會所面臨的限制。希望藉從相關論述，細釋其對傳統書面語承繼的省察，以彰顯章氏為轉化傳統語言體制所做出的努力。

## 二、章氏揭示「儵古以便禛新」

章氏畢生致力於傳統學術興復，及革命救國之工作，如其所自道：「上天以國粹付余」，「豈止抱殘守缺而已」。<sup>6</sup>章氏不但肩負學術傳承的使命，更著重於新舊傳承的思辨。如章氏《廬書初刻本》所言：

使文質興廢，若畫丹之與墨，若大山之與深壑，雖驟變可矣。變不抖絕，故與之莎隨以道古。古也者，近古也，可因者也。漢因于秦，唐因于周、隋，宋因于周，因之日以其法為金錫，而已形范之，或益而宜，或損而宜。損益曰變，因之曰不變。仲尼、荀卿之于周法，視此矣。其儵古也以便禛新也。<sup>7</sup>

《廬書初刻本》(1899)是章氏首渡日本返國後，斷髮示絕，堅持革命，思辯政治

<sup>5</sup> 則有陳雪虎〈章太炎文論：「以復古為革新」〉，其論述重點在五四崛起的新派學者視章氏為「復古」和「守舊」，但以學衡派為代表的文化守成學者，則開始正視章氏論學的成就。陳學然〈章太炎堅寫古文古字的原因探析〉、金理〈章太炎語言文字觀略說〉等論文，則探討章氏好古文的緣由，以及章氏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語言革新的異同。何榮譽〈「言文一致」背景下的章太炎〉探討章氏在「言文一致」的潮流中，反對以合音字取代漢字，主張切音類似英文音標，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

<sup>6</sup> 章太炎：《文錄·癸卯獄中自記》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章太炎全集》（四），頁144。

<sup>7</sup> 章太炎：《廬書》初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章太炎全集》（三），頁7。

社會改革之道所輯成的文論。章氏自稱《煇書》是「述鞠迫言」，為表達關切時局的讜言正論。尤其《煇書》「尊荀第一」，以尊荀為始<sup>8</sup>，凸顯章氏開宗明義即揭示學術文明革故鼎新以荀說為宗。他說三代興革有文有質，文如畫丹，質者似墨，雖可劇變，但萬變不離其宗，無法孤立絕斷。對於新舊、古今之相承，章氏以「莎隨」名之，此即如高誘所云：「猶相守，不進不卻。」<sup>9</sup>今古之間相守以生，章氏強調相承過程有「萬變不離其宗」的成分，這成分是「不進不卻」。驗之於前代，文化相承有因有革、有損有益，有變與不變，但仲尼、荀卿之法周，是「倭古」以「褪新」，即在「倭古」的同時，也是「褪新」，有核心價值的堅持。「倭，向也。」<sup>10</sup>「褪，安也。」<sup>11</sup>章氏認為學古正所以期待開創新局，提舉「倭古褪新」之義，正彰明民族文化相承的要理。

章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也曾涉獵西方學理；雖主張學西人之長，仍堅持自我民族學術特長，反對全盤西化。章氏的《煇書》即是以考據之學闡述西方哲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新思想。《煇書》如〈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獨學〉等篇，多所顛覆傳統理念。在論述過程，章氏操持舊文體，結合傳統學術，發言立論，引經據典，以論辯進行宣導，形成章氏行文的獨特風格。章氏文筆素以古奧難解著稱，擅用艱深古文、冷僻典故，即便通學之士亦不免感到幾分生澀<sup>12</sup>。然而，他此番堅持無非是為昌明漢民族的語言文字。

文字是文化載體，文化的傳承首重文字。1903年章因《蘇報》案猛烈抨擊清皇朝，被捕入獄。1906年6月出獄後，東渡日本，主編同盟會《民報》，深明推翻滿清必先啓發民智，旋即在東京創辦「國學講習會」。章氏在《國學講習會序》

<sup>8</sup> 章氏《煇書》初刻時，以尊荀為始，雖重訂刊落，但可見當時其以尊荀為先，殊為深切。

<sup>9</sup> 「莎隨」一詞，見於《大戴禮記·夏小正》云：「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縞，未染色的白絲織物。緹，橘紅色。）《說文》：「莎，鎬戾也。」（段注：其根即今香附子。）又《呂氏春秋·慎大覽》「不廣篇」云：「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却舍延尸，彼得尸而財費乏，車甲盡于戰，府庫近于葬。」「莎隨」高誘注：「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卻。」筆者按：章氏所云「莎隨」，應從高誘所注為是。

<sup>10</sup> 清·阮元等撰《經籍纂詁》（臺北：宏業書局，1986年，再版，頁700）卷六十六「倭，向也。《荀子議兵》蘇刃者死注。又《文選陶徵士誄》倭幽告終注。」

<sup>11</sup> 許慎撰、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臺北：廣文書局，1978年，三版，頁3）示部「褪」許慎「褪安也，从示是聲，易曰褪既平。」段注：「周易坎九五祇既平，釋文曰祇，京（房）作褪……（虞）翻本作祇，謂祇即褪之假借。」

<sup>12</sup> 《民報》第七號載《國學講習會序》「即海內通識之士，且或表同情於章氏者，亦艱於一讀矣。」

指陳：「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不可不通其治法、不習其文辭」，認為透過「層層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源清方足以流長，因此，高舉《說文》為本源，講授語言文字學。章氏認為民族語言通過批判性繼承，方得以在存亡之際發揮圖存作用。此期間，可說是章氏語言文字學研究成果最豐碩的時期，其彙集漢語方言詞語，探求方言詞語的本字和語源，寫成《新方言》（1909年）及《小學答問》兩書；又其體大思精的《文始》（1913年），探討漢語語源，也是此時初稿形成。

章氏身體力行，努力為漢語言文字深耕，建立體系，闡發理論，以具備可長可久的基礎。在時潮遽變，文體被迫興革之際，面對傳統語言轉型的難題，章氏抱定倭古禔新，有學術研究與具體踐履。如為力挽古學淪亡創立「亞洲古學會」（1917）；其《新方言》、《國學論衡》、《小學答問》、《文始》等，皆取法西方客觀實證方式、追求民族語言發展、為新語言體式尋找出路的著述立說。尤其，章氏所擬訂漢語注音字母（1918），對於統一漢字讀音，發展共同語文亦貢獻卓著；章氏更在國粹運動中，倡導整理國故，強調愛惜漢姓歷史，主張古文「復始」振興文化，將語言文字含括在廣義的歷史定義中。此些對於語言文字的論著，皆成為本文據以為論述釐析之所本，藉以提煉出章氏對於語言書寫體式所秉持的觀點與見解。

以下分別就語文載體的倭古信念與傳統書面語的禔新契機，進行探討，以倭古作為禔新的前提，兩相作用，試圖呈現其承繼傳統書面語的動向與可能性。

### （一）循倭古路徑開展語文載體

章氏在傳統語言體式的陶塑下，語文表述以樸學為核心，引證論辯，累積出無可移易的書寫模式。因此，對於書面語的主張，脫離不了相當程度經學背景的影響。這種以樸學實證為手段，即乾嘉學術重考異、求佚文、考制度之思維，章氏引證整合，以博學拓展立論，使舊資料也可推出新成果，使這種實證作風，展現一定的現代風貌。此其中，章氏對於語文的書寫體式，也顯示出所操持的邏輯思辨與信念。尋繹章氏相關論述，其對於語言載體所展現的倭古功能，可綜理出下列數端：

## 1. 字字徵實為書面語奠定基礎

語言文字是維繫文化的基本，與民族命脈息息相關，深受經濟、文化、社會、心理等變遷所影響。然而口說，終不及文字載記傳之久遠、蘊藏無窮。章氏認為：「文學之始，蓋權輿於言語」，文學雖萌自口說的言語，但章氏於〈文學總略〉、〈論式〉文中皆一再強調「文字」功用凌駕「言語」之上。其〈文學總略〉云：

文字初興，本以代聲氣，乃其功用有勝于言者，言語僅成線耳，喻若空中鳥跡，甫見而形已逝。故一事一義得相聯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叢集，棼不可理，言語之用有所不周，於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譜圖畫之術興焉。凡排比鋪張，不可口說者，文字司之<sup>13</sup>。

章氏以為口語表述難以周至，不如書面語詳確。凡類聚群分，表譜圖畫欲周致論述，皆有待書面語以完備。可見章氏在此不但分別口語、書面語之差異，更著意彰顯視覺書面語的功能及價值。

以文字書成文學，但章氏所稱的「文學」，不同於狹義的文學，直指「一切的文字紀錄」，其〈文學總略〉謂：

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彰……今欲改文章為彰彰者，惡夫沖淡之辭而好華葉之語，違書契記事之本矣。……古之言文章者，不專在竹帛諷誦之間。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彰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彰，是故推論文學，以文字為準，不以彰彰為準。<sup>14</sup>

章氏刻意從字源定義「文學」，有意溯源流尋找文學定位，以文理、文字、文辭定義文學，掌握文學最素樸的本質，歸結文學最初始的樣貌。主張以沖淡之辭為主，不必飾以華美。且章氏所界定的文學，不以「文辭」、「學說」區分文學與非文學，也不以「句讀」、「非句讀」作別。章氏認為即便是表譜簿錄，雖不得稱為「文辭」，無不能稱「文」，以為「文曲變化，其度無窮」，「凡感於文言者，在其得我心」，

<sup>13</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再版），《章氏叢書》（上），頁450。

<sup>14</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章氏叢書》（上），頁447-451。



不以外在的語言形式、內在的語言內容分別，使文學層面得以無限概括。

因此，章氏以「文字」作為文學根據，指出「文」乃泛指一切文字紀錄，回歸先秦時代文學的理解，「以文字為準，不以文彰為準」。如在〈論式〉所言：「文章之部，行於當官者，其原各有所受。奏疏議駁近論，詔冊表檄彈文近詩，近論故無取紛綸之辭，近詩故好為揚厲之語。」此不同於蕭統(501-531)《文選序》所提出的選文標準「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經史諸子不在其列。善用典故成辭、辭采藻飾之詞章，方能吻合文學標準)。章氏認為：書疏駁議重條理辨析，以立意紀事為本近於質；詔令表檄彈劾之文，其中言詞激切揚厲鋪張近於詩。《選文》「不錄奏疏議駁，徒有書表彈文之流」，相對於章氏不論「有韻」、「無韻」，是「文」或「質」，流風所及皆能成文。

各類文體代有嬗變，對於文學內在的發展規律，章氏認為其似「文」似「質」，面貌難以始終如一，以致無以截然裁定。「大抵近論者取於名，近詩者取於縱橫，其當官奮筆一也，而風流所自有殊。」書寫者振筆直書之際，筆端所出，已不在是「文」或「質」。因此，對於蕭統文學與非文學界定之準的，章氏不認為是定義文學之確說，蓋蕭統以文學外顯的形式立說，章氏則從寫作思維作論。

源自於章氏個人體發的文學理念，其對書面語的闡述是：「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謂之知文。」強調循名責實、分理析論要能切中要義，方足以知文。又說：「小學既廢，則單篇瓠落，玄言日微，故嫵語華靡，不媻其本，以之肇末。」對於文章的內容與形式，章氏所謂的「知文」，是以正名稽理為本，以嫵語華靡為末。這當中雖不在於反對作品形式美的追求，卻是強調追求形式美時，務須「修辭立誠」，仍以稽察名理為本。章氏謂：「忽略名實則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翦則不足以窮遠致」，認為以小學為根據，用字精確，才是成就「文質彬彬」<sup>15</sup>的創作。

書寫出自文字，識字是古之小學，小學是表達的基礎。章氏於〈救學弊論〉云：

凡學先以識字，次以記誦，終以考辨，其步驟然也。今之學者能考辨者不皆能記誦，能記誦者不皆能識字，所謂無源之水，得盛雨為潢潦，其不可

<sup>15</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中)，《章氏叢書》(上)，頁465-468。

恃甚明。<sup>16</sup>

章氏將「考辨」作為「識字」的終極目的，以學術研究的態度，進行書面語的養成。就文學而言，章氏強調書寫本於小學，窮理方足以持論<sup>17</sup>，以作學問的方式寫作，即如〈再與人論國學書〉所說：「當研精思，鉤發沉伏，字字徵實，不蹈空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斯乃形名相稱。」<sup>18</sup>為文須「精思」、「鉤沉」，「字字徵實」、「語語心得」，方足以形名相稱。從小學「復始」，方能為書寫奠定堅實的根基。

## 2. 樸學章句可為文辭信美之極致

章氏強調議論性文章要深具說服力，「持論之難，不在出入風議，臧否人群，獨持理議禮為劇。出入風議，臧否人群，文士所優為也；持理議禮，非擅其學莫能至。」<sup>19</sup>文章欲持論有理據，非深學無以力致，章氏認為持理議論，必須有語言根柢、文化深度。因此，鄙俗之語與文雅之言各異其趨，故云：

有農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言與鄙語不能不分之由。天下之士大夫少而農牧多，故農牧所言，言之粉地也。而世欲更文籍以從鄙語，冀人人可以理解，則文化易流，斯則左矣。今言道義，其旨固殊也。農牧之言道，則曰道理；其言義，亦曰道理。……夫里巷恆言，大體不具，以是教授，適使真意譌殺，安得理解也。<sup>20</sup>

身份不同，所學各異，自然言語表出有別。章氏認為「士大夫之言」與「農牧之言」，有「文言」與「鄙語」之分，街談巷語終究無法代表整體民族語言。此中章氏並不是以階級區分用語，而是著眼於漢民族語言的發展情境。雖農牧鄙語為多數人所理解，但由於這種俚俗經常語，未能精分字群，確論文義，語文的發展恐將淺俗粗陋。唯有兼顧語文的精確度、前瞻性，以及古今體系完備，方能得以使語文發展弘遠。

<sup>16</sup> 章太炎：《文錄續編·教學弊論》卷一，《章太炎全集》（五），頁96。

<sup>17</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中），《章氏叢書》（上），頁466-467。

<sup>18</sup> 章太炎：《別錄·再與人論國學書》卷二，《章太炎全集》（四），頁355。

<sup>19</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中），《章氏叢書》（上），頁466。

<sup>20</sup> 章太炎：《廌書·正名雜義》重訂本，《章太炎全集》（三），頁216。

因此，章氏主張密切結合傳統學術，發展以小學為根基的書面語，這種書面語進一步的廣度要求，須如其於〈正名雜義〉所云：「乃夫一字所函，周包曲折，晚世廢絕，辭不慊志，必當采用故言，然後義無遺缺。野者不聞正名之旨，一切訾以藻績，非其例矣。」<sup>21</sup>章氏認為一字之義，往往包含曲折，缺乏樸學根基，無法瞭然字義之完整面與豐富性，無深厚的語言根基與學識，文不能成辭，辭不能達意，無法對語言文字深切掌握。溯源吾人當下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古今之間皆有其縱深，若能持續保留故訓古語，始能使語言文字更豐饒，得以更周致而精確地運用。

相對於今言今文，故言古義顯得渺不可及。蓋由於文字日益孳生，逐漸遠離表象本義，形成本義日益浸淫，章氏於〈正名雜義〉指出：「惟夫庶事繁興，文字亦日孳乳，則漸離表象之義而為正文。」如「能」字原為獸，「久之能則有態」，於是假借而不還，失其本義，使文字應用日益紛歧。如所言：「治小學與為文辭者，所繇忿爭互詬，而文學之事，彌以紛紜矣」，言語是文學之本，文辭「以存質為本幹」，「然則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是其分際，則在文言質言而已。」文辭越講究，愈偏離本質，「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益亦篤……而病質亦以今為烈焉」。章氏主張語言應固本存質，質先於文，保留本體，無忘其正，方足使書寫載體獲致正軌發展。

章氏為語文「固本」以奠定書寫語的根基，故著重「正名實」；正名實旨在求文辭無病，其曰：「易者，象也，表象尤著。故治故訓者，亦始自《易》，文辭無病在於求質，證之於古文，「去昏就明，尚訓說求是而已。」從古文古義洞明文字。如此一來，文辭之極致表現，則以經傳注釋，即是以「述學之文」為範式。

章氏曰：「自昔文士，不錄章句」，以為章句之文不入文學之列，「而劉彥和獨云：『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斯固文辭之極致也。」<sup>22</sup>章氏贊同劉勰之見，以為如《毛詩》鄭箋此類之文，「師法義例，容有周疏，其文辭則皆彀然信美矣。」章氏以郁郁然之「信美」稱許經典之文，舉為文辭之極致，「當文學陵遲，躁人喋喋，欲使漸持名實，非此莫由也。」可見為力矯時弊，章氏特意標榜經傳注釋、說理明義之文為書面語，重視辨名析理，汲取先秦諸子論辯，成彀然信美之範式。章氏行文偏於政論與史論，較為學術化，從書面語之治

<sup>21</sup> 章太炎：《煇書·正名雜義》重訂本，《章太炎全集》（三），頁 230。

<sup>22</sup> 章太炎：《煇書·正名雜義》重訂本，《章太炎全集》（三），頁 214-215。

故訓、求名實，具現從根救起民族語言之踐履。

### 3. 侷限常用字不足通古今道情志

光緒三十三年（1907），日人謀漢字通行於中、日、朝三國，遂發起成立「漢字統一會」，此行動有意共榮「大東亞政策」。對此，章氏極力反對，在〈論漢字統一會〉謂：日人擬「選擇常用之字以為程限，欲效秦皇同一文字事」，章氏認為「日本雖用漢文，猶清書之取唐古特字而已，皮傳則相似，指實則相違也。」指出侷限於常用字作為書同文的依據，僅是「皮傳」，因陋就簡而已，漢字歷史悠久、文化已深，其精深廣闊已然成形。

作為書面語的文字，如何治理統緒？章氏認為：「若綜其實，則今之里語，合于《說文》、《三倉》、《爾雅》、《方言》者正多」，雖然方言處處不同，「若徧討九州異語，以稽周秦漢魏間小學家書，其文字往往而在」，只是「俗儒鄙夫不知小學」，「聲均小變，猝然莫知其何字者」，章氏以《新方言》之作，力證今人所言語，以小學稽察，古文古字往往仍在。如此一來，「言文一致」之說並無不可。章氏云：

俗士有悞言，以言文一致為準，所定文法，率近小說演義之流。其或純為白話，而以蘊藉溫厚之詞間之，所用成語，徒唐宋文所造。何若一反方言，本無言文歧異之徵，而又深契古義，視唐宋儒言為典則耶？

章氏特地對當時所謂的「純白話」（即是文言的語體書面語）進行辨析，此類白話即源自於口說文學之話本章回小說之流。這種有別於唐宋古文的書面語，只是在文法及用詞、造語稍有差異而已。因此「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學，則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漢者眾」，章氏認為用字行文古今通同無別。「若強立程限，非直古書將不可讀，雖今語亦有窒礙不周者。代以同音之字，則異地者勿能通曉。」由於古今言文變化不多，透過書面語的記載與流傳，足以令吾人體察到文字得以超越時空界限。否則，刻意侷限漢語用字，以為「漢字當用其最普遍者，其他悉從淘汰」，反而促使汰字泯滅，如此將造成今人不識古書，今人用字有限，文字無端淪落之病；況且人人經驗、識見不一，「以一己所聞知為普遍者，以一己所不聞知，即謂之不普遍者」，如此則與「里巷嗇夫同其儉陋」，從各方辯證，終究「未流之不如

本源，斷可識也。」<sup>23</sup>章氏始終強調固守語言文字的道理，語言文字有生滅發展的規律，並非人為得以操作與限制。

此外，或主張中國應廢棄漢文，而使用萬國新語。章氏對此也以〈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極力駁辯，其曰：「語言文字出於一本」，再次強調言文一致，「特世人鮮通韻學，音聲小變，即無以知所從來。」由於漢文有源可考，此乃民族語言發展過程珍貴的特性，「雖謂周、漢舊言，猶存今世可也。」若是杜絕語根，捨棄本土，必欲盡廢漢文而新是用，則將有「上不足以明學術，下不足以道情志」<sup>24</sup>之弊，民族文化將遭攔截中斷，對於漢族危害甚鉅。

對於語言文字的前景，國人不能體察虛實、明識深淺，又不知輕重、妄自菲薄，失卻根本，迷失方向。章氏能深體本源，不為時局所惑，從文字聲韻之通曉，積極為民族文化賴以載記的語言文字，預示發展的藍圖；能通識小學，就能了解古今言文變化不大，不局限於侷陋、有本有源，方能流長。

4. 仿效六朝文質兼具因美深妙

一般古文家多認為，歷代古文之作，「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漢」。但章氏的文學觀及對文學形式的體察卻有所不同，其在〈論式〉以「魏晉為法，上遭秦漢」。章氏以魏晉之文作為仿倣對象，認為魏晉文章所以完美，在於「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認為魏晉文學其用字必本古義，語言的持論中節，有承繼、有旁通，有度有序、和理孚信，形式內容兼得，使章氏對魏晉文學推崇備至。

章氏認為從漢末到唐初，「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漢人持論好堆疊記誦，又「雅而不核」，責求文字雅緻，內容卻失真，「浮華交會之材，譁眾取寵之士，噓枯吹生之文，非所謂文質彬彬之者也。」漢文有浮華、玄虛之偏頗，無以文質兼具。即便是「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非但空疏，其「肆而不制」又「近於草野」，皆不足為法。章氏在〈論式〉曾對唐宋古文大家評論云：李翱、韓愈「局促儒言之間」，歐、曾「好為大言」，三蘇「佞人之箋箋」者，結語「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若魏晉」，以為漢、唐、宋之書面語無法達到承繼、旁通，內容見識無

<sup>23</sup> 章太炎：《別錄·論漢字統一會》卷二，《章太炎全集》（四），頁 337-353。

<sup>24</sup> 章太炎：《別錄·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卷二，《章太炎全集》（四），頁 339-341。

以合度中節，皆不如魏晉之和理孚信。

然而，如何「效魏晉」？章氏指近人為文捨本逐末，其謂：「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窺六代學術之本，惟欲厲其末流」。欲效法魏晉之文質兼具，論曰：「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以口，必先豫之於學。」主張務先博於學識，才能「持論」。<sup>25</sup>深受到乾嘉考證的學術規律與素樸的辯證觀念所影響，章氏指今人欲上法六朝之文，須先上窺「六代學術」。此類以學術存根柢，足為取法的作家，章氏特為稱許史遷《史記》，其云：「孔子刪詩之志，非有遠識者不能為也。」<sup>26</sup>司馬遷以道家世為史官，故深明其意，而次《史記》，章氏認為史遷能融通道家深刻的學術思想，方得以彰顯《史記》「閱美深眇之旨」。同時，章氏推崇魏晉王弼、嵇康、裴頠諸家，謂爾等之文「任意舒卷，不加雕飾，真如飄風湧泉，絕非人力」，如此任意舒卷如飄風湧泉之文，絕非人力所致，而是有本源，源自「玄學」的理識，具備名理之長，使魏晉文風可以為百世師。

章氏不但標榜魏晉之文持論有所本；同時也推崇魏、晉、宋、齊、梁、陳五朝，在〈五朝學〉中認為五朝諸名士皆宗經術或律令，對於五朝名士能博雅於學術、六藝方技等各方面的知識技能，給予相當的肯定。提醒後人不應因政治形勢之式微而抹煞五朝之學術成就，「世人見五朝在帝位日淺，國又削弱，因遺其學術而行義弗道」<sup>26</sup>。章氏雅稱魏晉之作、師法六朝之文，相對於一般文人崇尚的唐宋文，章氏卻鄙其近於草野之「俗」。

時人當中能得魏晉之美者，章氏獨稱汪中，其謂：「今世能者多，言規摹晉宋惟汪中」<sup>27</sup>。汪中兼擅駢、散之文，又能不落俗套，深為章氏所重。章氏於《葑漢微言》又謂：

今人為儷語者，以汪容甫為善，然猶未窺晉人之美，彼其修辭安雅則異於唐，持論精審則異於漢，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則異於宋以後之制科策論，而氣息調利，意度沖遠，又無迫笮蹇氣之病，斯信美也。<sup>28</sup>

<sup>25</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章氏叢書》（上），頁 466-467。

<sup>26</sup> 章太炎：《文錄·五朝學》卷一，《章太炎全集》（四），頁 73-77。

<sup>27</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章氏叢書》（上），頁 466-467。

<sup>28</sup> 章太炎：《葑漢微言》，《章氏叢書》（下），頁 958。

章氏稱美汪容甫之文，修辭安雅、持論精審、起止自在，氣息調利，意度沖遠，此中有「信」有「美」，超越漢朝、異於唐宋，可達信美的標準。從此番評議，可見章氏對於文學書面語的表現，強調書寫表達的修辭，必先預之以小學；且兼及內外，學理闡深，文辭雅健；此中對於文字、文理與文辭，章氏皆有特意標舉與要求，並回顧書寫表達兼具文質的魏晉之美，據以明確指出書面語發展之取向。

### 5. 推本綜要築起嬗代路徑

章氏《新方言》之作，旨在證實古今語是同源相通，其謂：「以見古今語言，雖遞相嬗代，未有不歸其宗，故今語猶古語也」<sup>29</sup>，認為今言證古語，音訓詞氣相合，「今之方言」存「古語」。其於〈後序〉云：「語不失方轉，與雅記故書相合，或其音稍稍異古，亦與古音為雙聲，雖韻部變遷而不失其大劑，可以得其會通者往往而有。」從古至今，語言有轉變，音韻有異同，然而萬變不離其宗，仍可尋取會通所在。因此「知古語可以證今言，今言亦可通古語。」「夫言以足志，音以審言，音明則言通，言通則志達，異口統一民言，以縣群眾，其將有取於斯。」<sup>30</sup>古代所言一如現代所語，各地方言也多與古語相合。章氏認為古今言文相通、相合、相繼、相續，不但維繫民族發展命脈，民族語言一統，甚至興復圖強，皆有賴於此民族語文之不絕如縷。

此外，章氏主張采故言、義無遺的旨意，更在於衛國類種。從語言學角度深入探討國族語文，促使語言有傳承、有發展。對於此義涵，章氏於〈重刊《古韻標準》序〉曾言：

國于天地，必有與立，非獨政教飭治而已，所以衛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歷史為亟。語言之道，上自古初，靡有氏姓，變化相嬗，下訖於茲。雖辭義遷變，協以聲類，皆得其所從來。是故本之古音，以為網紀，而下尋其品目，化聲雖繁，可執簡而馭也。<sup>31</sup>

<sup>29</sup> 章太炎：《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自述學術次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二版），頁58。

<sup>30</sup> 章太炎：《新方言》，《章氏叢書》，頁191-264。

<sup>31</sup> 章太炎：《文錄·重刊《古韻標準》序》卷二，《章太炎全集》（四），頁203。

衛國類種，以民族的語言歷史為先。從古至今，雖語言多所變遷，然而歸聲類、合音韻，語言類分群聚，方足以見淵源流長。縱觀古今，對於「語言之道」，其演進過程，雖然有「變化」、有「相嬗」，然而本之古音，歸聲類、合音韻，可以簡馭繁，章氏在語言研發過程，發現其間具備一定的發展規律與脈絡，且無可移易。

章氏研究語言文字學有特殊的見解和造詣，其於語言學的著述，如以〈文始〉用明語言之根，故云：「近世小學，似若至精，然推其本則未究語言之由，明其用又未綜方言之要」，若能推究語言生發緣由，又能綜理方言運用大要，「孳乳浸多之理自見，亦使人知中夏語言，不可貿然變革。」<sup>32</sup>即是精研小學，推本究由，探明語用，綜理方言，從漢民族語言的發展中，推本綜要，其中語言孳乳浸多之原理原則自能浮現。此所以證實語言乃民族長存、文化仰賴之法寶，洵不容輕易變革。

章氏見時人，捐棄傳統，追求西化「尊遠西之學，廢舊籍，慕殊語」，不得不挺身而出，大聲疾呼：「今以故國之典，甚精之術，不自校練，而取東鄙擬似之言，斯學術之大蠹，國聞之大稗」。認為國人不去審理或承繼既有的文化資產，一味模仿日人「浮夸傳會」之學「以為奇偉」<sup>33</sup>，將此斥為學術之毒害、國族之敗類。在尊遠西、廢舊籍的時代裡，章氏在書面語的發展上，主張從「故典」中掌握「精術」，進而「校練」，築起遞相嬗代的可行路徑。

## 6. 董理國故使零落得興立

清末民初，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陷入危機。章氏以「有學問的革命家」<sup>34</sup>著稱，以興復文化為己任。當流亡日本之際，發現一般的留日學者，受到日本國粹主義啟發，認為日本興盛，是明治維新徹底歐化所致，因此多主張利用西學使傳統文化重現生機。1902年，章氏自日返國後，不但重加修訂《嘯書》，以學術論政，通過論學形式表述政治見解；同時在國內學術界也成立「國學保存會」，推行「國粹運動」。

章氏對於傳統學術文化的發展，時有當仁不讓之慨，其〈獄中自記〉（1903）

<sup>32</sup> 章太炎：《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自述學術次第》，頁58。

<sup>33</sup> 章太炎：《文錄·與羅振玉書》卷二，《章太炎全集》（四），頁171-172。

<sup>34</sup> 1902年魯迅為反清的革命志士所吸引，愛國思想深受影響。尤敬慕「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時章氏流亡日本，魯迅從其聽講《說文解字》，並加入其所主持的革命團體「光復會」。



云：「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繫素王素臣之跡是踐，豈直抱殘守闕而已」，章氏矢志繼承素王孔子、素臣左氏之學術。對於傳統文化、國族命脈有捨我其誰的擔當，又言：「支那閔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于余手，是則余之罪也！」<sup>35</sup>眼見學術統緒淪喪，章氏致力發揚國學，述往繼絕，當時無人可出其右。

1905年，黃節等創辦《國粹學報》宣揚國粹，振奮民族氣節，章氏擔任主要撰稿人之一，謂：「自棄其重，而倚於人，君子恥之，焉始反本以言國粹」<sup>36</sup>。章氏一面以革命的新思維宣傳排滿，一面設立「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起社」興復國學，謂：「深念扶微業輔絕學之道，誠莫如學會便」<sup>37</sup>，積極以組織學會，毅然肩負起宣導革命，承傳學術文化的職責。在倡導國粹救國的運動中，章氏主張「反本以言國粹」，旨在「無忘故常」，返古復始。其於〈與鍾正懋論學書〉中表示：

小學故訓萌芽財二百年，博精者，莫若金壇段氏、高郵王氏、栖霞郝氏，其以楷析墳典，若導大款。次即董理方言，全民葆愛舊貫，無忘故常，國雖零落，必有與立。<sup>38</sup>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章氏強調專精楷析墳典，董理方言，即便國家凋零，也有再造之機。故章氏在〈《南洋華僑志》序〉有言：「學術興則知慕愛國性，有貞固之操，不以虛言相塞。」<sup>39</sup>強調振興學術，方得以增進愛國情操。

章氏所處時代，外則列強侵凌屈辱，內則政治腐壞落後，當時士人鄙棄舊學、迷從西學，認為禍端「咎在漢學」。章氏以為此乃學者妄論國學、鄙夷墮墮漢學所致，並進一步「今以中國籍量其多少，則識字知文法者，無過百分之二，講漢學者於此二分又千分之一耳」。事實上漢人識字者不多，漢學家少之又少，如何是漢學肇禍？然而「反古復始，人心所同」，有識之士，若能追論舊章，尋繹成事，方能激起民族信心，而非崇洋媚外。章氏指出：「彼意大利之中興，且以文學復古

<sup>35</sup> 章太炎：《文錄·癸卯獄中自記》卷一，《章太炎全集》（四），頁144。

<sup>36</sup> 章太炎：《文錄·國粹學報祝辭》卷二，《章太炎全集》（四），頁207。

<sup>37</sup> 章太炎：《文錄續編·國學會會刊宣言》卷三之上，《章太炎全集》（五），頁158。

<sup>38</sup> 傅杰編校：〈與鍾正懋論學書〉，《章太炎學術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67-68。

<sup>39</sup> 章太炎：《文錄·《南洋華僑志》序》卷二，《章太炎全集》（四），頁205。

為之前導，漢學亦然，其于種族固有益無損。」<sup>40</sup>眼見歐人復興正是以文學為前導振起國族，在此章氏覺察幽微，抱持復古復始，主張以文學振衰起蔽。傳統文學如盤石積堅，無忘國故，古事古言皆可以動人愛國心思，挽救危亡。此中的「復古復始」，自是成為章氏承繼傳統書面語並得以開展的主軸。

對於傳統書面語的承繼，章氏以倭古為基礎，利用客觀考證的樸學手段，為傳統書面語的開展奠定基礎；也以魏晉之美，為書面語的發展引領閱美兼具的指標；更為書寫的語言文字，提出拓展與深化的方向。面對傳統文化的豐富與複雜，章氏努力挖掘國粹，論衡國故，企圖使民族文化免於摧毀殆盡，力圖為書面語未來發展尋求優勢、增強活力。

## （二）傳統書面語倭古以視新的契機

章氏疾呼「文學微眇，或不足以振民志」<sup>41</sup>，強調「與其進而從新，不如退而守故。」<sup>42</sup>但在論述文學書面語，並不迂腐倒退、頑固守舊，而是設法從傳統推出新內容，振興舊形式，以期通過新時代考驗。章氏對於傳統書面語如何適應時代，有超乎時人的深刻體察，對於傳統書面語如何在倭古的基礎下，進一步發展可能的契機，筆者從章氏零碎的相關論述，試綜其論述，得其要義，析出以下數項：

### 1. 舊文體裝載新思維可發揮影響力

1911年武昌起義，陸續光復各地，章氏仍在日本講學，潛心於古今中西學術的融通。逮章氏帶領青年學子歸國，當時上海《民立報》社論謂：

章太炎，中國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正氣不滅，發為國光，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祖國得有今日，文豪之力也。<sup>43</sup>

極為推崇章氏的「文字」以一種舊文體的革命政論，掀起革命浪潮。國人以「大文豪」、「革命巨子」、「有學問的革命家」許之，被視為宣傳革命思想的大功臣，

<sup>40</sup> 章太炎：《別錄·革命道德說》卷一，《章太炎全集》（四），頁277。

<sup>41</sup> 章太炎：《文錄續編·國學會會刊宣言》，《章太炎全集》（五），頁158。

<sup>42</sup> 章太炎：《檢論·無言》，《章太炎全集》（三），頁179。

<sup>43</sup> 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79。

當時之聲望與受敬重，由此可見一斑。章氏革命論述之作，以傳統書面語所展現的功能與影響力不容忽視。

然而，對於一位宣導革命的大手筆，如何以舊形式的文言體裝載革命新思維，以達到普及宣傳效果？當章氏全心投入革命事業，充分展現中國士人的自覺意識，彰顯慷慨自任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如眾所周知，章氏以雷厲風行，氣勢萬鈞之文風行一時，形之於宣傳的書面語，論政之文如〈中華民國解〉、〈排滿平議〉、〈革命道德說〉等<sup>44</sup>，皆針砭時弊，雄辯犀利，用以煽動時潮。此時章氏的文宣語言，並非以通俗淺顯傳播；相反的，章氏所表現的文風，深具學術考辨之繁複，又極富論證思維，文字古樸僻奧，獨步當時，無人可比，見證傳統書面語承載新思想的能力。

相較於同時期書寫面貌，如清末改良派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體」、革命派如鄒容的《革命軍》等，應文宣之需，力求文字淺顯，仍未脫離當時傳統士人的書寫形式，也不同於五四運動以後的白話文。可見當時受傳統薰陶的士人，不能全然拋棄舊語言形式，是過渡期無可免除的現象。然而，其所展現的書面語的風格樣貌，與章氏所作，又不可同日而語。

誠然，作品與讀者有必然關聯，章氏以傳統書面語深獲人心，正如其〈文學總略〉所謂：「凡感於文言者，在其得我心」，「心有凝滯，睹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sup>45</sup>以辯析論述的「文言」，移人之心、感人之性，使人樂於追隨其理念與思想。章氏所面對的閱讀對象，正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對於大局變革，深具影響的人士；凡此對象，多為科舉制試的晚清傳統讀書人，出自師塾古學教養，習以傳統文言詞氣表達，不尚淺薄。因此，樂於接受章氏式的舊文體，也應較能認同這樣有根柢、有深度，有思想的革命文宣，肯定其學術價值。

據此，章氏所締造的影響作用，得以實證舊有的書面語曾經承載過時代的新思想，並在當時確實能運轉自得，游刃有餘，見證引領一代風潮，發揮影響作用。

## 2. 亡佚廢棄詞可用為新造語

語言文字孳乳而浸多，其中有消長、有衍替，關於語言文字的適用問題，章氏〈正名雜義〉提及日人觀點：

<sup>44</sup> 章太炎：《別錄》卷一，《章太炎全集》（四），頁 252-286。

<sup>45</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章氏叢書》（上），頁 450。

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于文辭，曰見在語、國民語、著名語，是為善用法；反之亦有三種，曰廢棄語（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今亡佚者，曰廢棄語。）、外來語、新造語，施於文辭，是為不善用法。

日本學者認為最適於書寫的言語，是仍見用之語、普遍常用語，或流傳著稱之語，即是平日習用常見的普通語，最適合形之於書面。相反的，亡佚的、新造的、以及外來的言語，則較不適用於表達。章氏認為這樣的見解並不正確，曾言：

武島以外來、新造，有時需要；廢棄語則直為官師所不材。是於日本，容可云爾。至于禹域，進化雖紆，人事萬端，本殊偏島。頃歲或需新造，尋檢《蒼》、《雅》，則廢語多有可用為新語者。<sup>46</sup>

對於外來語與新造語，武島認為有時會用到；至於廢棄語，武島則以為可以全然捐棄。章氏對於此論調不能苟同，也認為國情有別，不當一概而論。中國乃文明古國，語言文字演變進程，有其適性與規律，隨俗雅化，其中必常有新造，以適應時遷物移。然而，在新造過程，也用殊多廢棄語；對於棄用文字，但稽其引伸轉化之跡，亦可成為新語。

章氏據語文生成原理、演變過程，強調漢民族語言文字的便利性與生命力；並從廢棄語中悟出尋檢古典，則廢語多有可用為新語者，這些遭棄的舊言、異語必須通聲韻、訓詁之學，追其蹤跡演變，以得轉化契機，其間不但取現成之便，並能活化文字生命力，表現漢語充沛的適應力。

### 3. 故籍儲材猶如修廢起新

進入新時代，書面語承載新事物、新思維，顯得窘迫而不敷使用。光緒二十八年（1902），章氏自日歸國後撰〈文學說例〉，以論析「文」與「言」，其云：「文因于言，其末則言摯迫而因于文」，文字雖源自語言，然而，在表達上，口語表「言」有時而窮，不如書面之「文」涵藏寬廣。一般人多以為中西衝擊「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彙」，物質文明繁出，新觀念層出不窮，以為「言」至窮，「文」已不

<sup>46</sup> 章太炎：《煇書·訂文附正名雜義》重訂本，《章太炎全集》（三），頁 228-229。

足，古文不敷運用。

章氏認為事實不然，傳統古籍累積富饒，儲材萬千。其謂：

然自《說文》以至《集韻》，遞增之字，已足待（人待）用。今之有物無名、有意無詞者，尋檢故籍，儲材不少，舉而用之，亦猶修廢官也。必古無是物、古無是義者，然後創造，則其功亦非難舉矣。<sup>47</sup>

故籍墳典中，蘊藏語言文字無盡，文化資源富足。當面臨「有物無名、有意無詞」時，不但可從故籍儲材中修舊起廢；即便無是物、無是意時，運用漢文之創字規律，欲創新字新詞也並非難事。

章氏認為古來既有的文字，充滿運用契機。已然作古之文，經過刮垢磨光，也得起死回生；況且依循矩度，新造文字，更可應運而生，變化無窮，此些皆來自傳統經籍。古籍典故，不容輕易捐棄，更不應等閒視之，宜以客觀實證，深耕掘發，可尋著適應時代的發展契機。



#### 4. 雅言故訓宜復用于常文

為力挽狂瀾，興復國學，章氏表現復興漢文的堅強意志。具體所見，即章氏行文避開淺俗，好借古字，表現文字古奧的面貌。如此作為，無異來自於顧炎武之啟發。章氏引顧寧人之說，謂：

「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是則然矣。……至乎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假借為多，舍借用真，茲為復始<sup>48</sup>。

從樸學究實理念，深求文字本義，使文字保「真」，即是達成「復始」。於是章氏在行文中，對於文字擇取，刻意不使用常見字，而借以通同的古字行之。如此一來，得以使文章有實質、不淺俗。章氏文論表現古奧。此中之「奧」，象徵乾嘉之學者樸學之士能識古文、解古義，崇尚學問所致。若是新世代，蔑視古文，不能

<sup>47</sup> 章太炎：《爓書》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頁 47。

<sup>48</sup> 章太炎：《爓書·訂文附正名雜義》重訂本，《章太炎全集》（三），頁 228-229。

承先啟後，不能識讀傳統書面語，則文化無以為繼。對於書面語古奧的踐履，乃章氏行文的一大特色。

堅守國故，務使古文舊字再生常存，章氏在〈自述學術次第〉曾述及：「綜合字句，必契故訓」，為文過程運詞用句，力求契合故訓，其云：

余少已好文辭，本治小學，故慕退之造詞之則，為文奧衍不馴，非為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訓，復用于常文耳……三十四歲以後，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讀三國兩晉文辭，以為至美，由是體裁初變。<sup>49</sup>

必須求雅言故訓復用於常文，才能使漢文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章氏為文奧衍，並非慕古守舊，也不是食古不化，而是希冀帶領風騷，使古文古義存故訓、求文雅。

古言故語常使文章窒礙僵化，難以普遍流傳，非淺俗之輩得以輕易景從。雖如此，章氏仍努力締造典範，以期生發引領嚮從。其形塑書面語的文章字句，從奧衍不馴的雅言故訓，而後逐漸融入流美清和之成分，終究以三國魏晉推為圓熟至美。章氏以具體實踐，為傳統書面語體現成熟之作；也為新時代的催迫，尋求可能的路徑。不但對傳統書面語的體制進行論述，並以個人驗證，進行理性示範，試圖奠立得以開展的動向。

## 5. 有學問有識理成就文苑上品

如前所述，章氏定義文學的上品之作乃須達臻「信美」，「文雖博麗」，「持論不中」是亦枉然。因此，對於文章內容則欲其「信」、形式則求其「美」；信者始能具備可觀的內容，美者始能動人心魄；有信有美始可引人入勝、移人情性，此雜文章句並無大異。

章氏博雅好古，執著舊文體。章門弟子魯迅曾述：章氏晚年手定《章氏叢書》時，自稱革命時期的戰鬥文章為「淺露」，因「無當於文苑」而將其刊落，以為淺文常詞不夠深求，不足取，可見其對自我書面語之嚴求。魯迅稱他為「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sup>50</sup>，以「儒宗」譽之，同時也是其傳統書語具現的形象。

<sup>49</sup> 章太炎：《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自述學術次第》，頁 59。

<sup>50</sup>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的二三事〉，《魯迅全集》（六）（臺北：谷風出版，1989 年）。

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面對章氏之作，曾大加推崇，並許為上乘之作，其云：

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並非他模仿魏晉，只是因為他有學問做底子，有識理做骨骼。《國故論衡》的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見〉〈原道〉〈明解故上〉〈語言緣起說〉……皆有文學的意味，是古文學裏上品的文章。《檢論》裏也有許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真是近代難得的好文章。<sup>51</sup>

有學問做根底故能求深，有識理為骨架故能求博，引經據典，和暢恣肆，能自成一格。在新舊文體交接的時代，白話先驅胡適，也曾認為章氏以傳統書面語所成就的作品，是近代不可多得的上品。

可見胡適明確認同章氏在書面語所固守的「本質」——有學問，有理識；同時也展現有學問，有理識，成為傳統書面語發展過程，不容或忽的一種風貌。

## 6. 力求守故追新不遷就淺白

在現代化激進中，吾人看到章氏在書面語上守故追新的堅持，倡議「民知返本」，以「復古為前導」，「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熱腸」<sup>52</sup>。從其自述年譜可見，這樣的堅持從早期到晚年，看似始終如一；又似無視當時思潮劇變，以及文學語言形式的新進展。

對於白話文，其中引人注意的是章氏創辦《教育今語雜誌》，並發表論述。此雜誌旨在保存國粹，普及教育，「今語」即白話文，章氏曾以「農夫野人，皆可了解」的語言進行撰述，有意用白話啟迪民智，進行社會教育。如其撰〈論文字的通借〉、〈常識與教育〉、〈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等篇，<sup>53</sup>確實純然白話。當白話文沸騰之際，1921年《章太炎的白話文》<sup>54</sup>出版，只是這些題為章氏著述的白話文，多是章氏演說實錄，講述口說，並非親撰的書面語。

<sup>51</sup>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語粹》（臺北：久久出版社，1982年，再版），頁604-605。

<sup>52</sup> 章太炎：《文錄·國粹學報祝辭》卷二，《章太炎全集》（四），頁207。

<sup>53</sup> 關於其白話之作，參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頁150-151。

<sup>54</sup>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話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

魯迅自述倡導白話是得自於章氏，章氏的革命精神與治學態度曾給予他深切的影響。在保存國學的過程，章氏也發揮一定的時代意義，對於新文化運動講究實證與懷疑，曾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對於五四運動中激進主義的成員，如新文化運動中，勇於大膽說話的主將錢玄同也是章氏的弟子，其思想源自章氏，一生致力於疑古之學；又如甚為尊崇章氏的傅斯年，力圖破除傳統對孔子的神化；又如顧頡剛的疑古，也是深受章氏求是的治學態度所影響。<sup>55</sup>

曾深入研究章氏學術的大陸學者湯志鈞表示：出自章氏之門的錢玄同、魯迅皆說過章氏「擯斥白話文」，如此一來「章太炎反對白話文似成定論」，然而，或說章氏曾撰寫白話文：

其實章太炎早年，也就是倡言革命時期，倒是贊成『文亦通俗』，贊成白話文的。他不但有言論，而且親自寫過白話文。我在日本京都大學看到的《佛學手稿》，正文內容全用白話。<sup>56</sup>

湯志鈞曾親睹章氏白話之作《佛學手稿》，證明在堅持傳統書面語的過程中，章氏曾贊同寫作白話文，似曾以白話行文。

雖如此，「不能因章太炎對白話文不滿，而簡單地說他反對白話文」，為適俗章氏也寫過白話文，將昔日白話文結集出版。<sup>57</sup>但他也曾明白表示「不滿意於白話文和白話詩」，因此，雖刊行白話文集，章氏對白話文仍有微詞。由於主張用國故啟迪種姓、激勵愛國心腸的歷史使命感，章氏越到後來越堅守傳統語言體式。他對舊文體的堅持，並非死守，而是在發揚國粹、維護文化的強烈憂患下力圖別開蹊徑。

面對時代激烈的遽變，時人常在轉變與固守間徘徊，章氏也不例外。如五四新文學運動中，胡適雖標舉白話代替幾千年來的文言，但吾人可見胡氏從反傳統，繼而論述傳統；深入瞭解傳統後，卻又貼近傳統，反過頭來倡導「整理國故」。畢竟歷史演變，始終是以理性決定存在意義，無論是學術觀、使命感或是文化意識，

<sup>55</sup> 以上學者出自章氏門下，另外如陳獨秀、胡適等也曾受過他的影響。

<sup>56</sup> 張忠棟包遵信等：〈訪湯志鈞教授談康有為章太炎與五四運動〉，《海峽兩岸論五四》（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初版），頁113-119。

<sup>57</sup> 張忠棟、包遵信：〈訪湯志鈞教授談康有為章太炎與五四運動〉，《海峽兩岸論五四》。



終究離不開傳統基礎。即便贊同新語體式，白話雖適俗，章氏實在無以遷就淺白，因為在其骨子裡、這位有學問的革命家，對於國故的傳統書面語終是不離不棄，難以割捨。

### 三、儻古禔新致用於現實的限制

庚子年(1900)，義和團事變，八國聯軍攻占北京。隔年，章氏於〈徵信論(下)〉小注云：「若夫制度變遷，推其沿革；學術異化，求其本師；風俗殊尚，尋其作始」<sup>58</sup>。可見面對時局變亂，在學術發展上，章氏採取的應變對策，即是追本溯源，奠定根基，方得以在變遷中屹立不搖。推沿革、求本師，章氏對於整體學術發展的看法如是，貫徹於文學書面語的見解莫不如此。

章氏一生致力宣揚漢民族傳統歷史和文化，旨在為反清、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務。當革命黨以「民報」(1905-1910)作為論戰壁壘，章氏曾擔任先鋒，使革命黨擁有理論指導。從推翻滿清(及袁) (1913)、護法(1917)到抗日(1932)，章氏一直以樸學家身份，扮演興復國學的要角。發之於文學的理解與評價，自然產生無忘故常的傾向。透過倡導「國粹」，「反本以言國粹」的結果，自是以古文字根基的書寫體式作為前導。此番堅持的目的在保國衛種，更蘊藏恢復民族精神與民族自信的重要義涵。

文化的基礎建立在文字之上，章氏對於視覺的書面語，始終堅持使用文言體式，以呈顯書寫的精簡與文雅，而不喜用淺俗的大眾語。但各種因素相互影響與調節，形成章氏受制於一定範圍的選擇。章氏採取的語言形式，就是在中西思潮激盪、新舊文化適應過程，對語言結構與語言詞彙層面所作的理解與選擇，這當中有別於他人對傳統書面語的承繼與生發，有更深刻細膩的覺察。憑藉樸學家的精神與信念，國學大師的博通與智識，有儻古的邏輯思辨，也有禔新的合理推論，使其在反覆論證之間，語言表達意識上，產生一定的語言形式，描繪出可能的發展與面貌。

但是，當時文學革命伴隨著政治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而興起，書面語發展有其內在規律，同時也是時代心理的反映和文藝思潮的體現。面對封建體制摧毀，與其互為依存的傳統文化，顯得難以獨存。新一代的知識青年，對傳統文化懷疑與

<sup>58</sup> 章太炎：《文錄·徵信論(下)》卷一，《章太炎全集》(四)，頁60。

否定日益高漲。在歷史轉折的時刻，傳統書面語禁不起劇烈衝擊，終究難逃被新文化取代的命途。五四以後，白話文體取得全勝，文言體式被視為是保守與腐朽，文字使用日益淺白，拋棄舊文體，成為無可阻擋的趨勢。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嚴厲反對文言：

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sup>59</sup>

無可迴避的，在新時代裡，文言確實面臨無法因應時代與普及化的窘境。在迫需宣傳倡導改革思想，破除封建、走向文明的時期，適應普羅大眾，有效便利的承載，不得不使白話崛起。

因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生成不同的語言體系，隨之也影響讀者傾向。白話文運動的強勢，使作者與讀者在實際發展中改變書寫習慣。於是文言古奧的書面語日益遠離，白話書面語順理成章地主導新文學前進。章氏堅守舊文體的語言觀，不同於潮流，也不同於當時頻率，有其獨到的識見。然而，這樣的語言理念，要復古復始、要具備樸學根基，這畢竟僅止於少數知識份子擁有的知能。因而，在教育尚難普及的當時，書面語復古以褪新的工具性作用，因著曲高和寡，以及後來時局流變，無法發揮真正的效能。

此外，也因為章氏所倡復始復古以褪新的書面語的承繼方式，其對象有相當的限制，必須具備相當的學識方足以駕馭運用。如此一來，這樣的理念成為社會上少數淵博之士、國學大師的專利。受到新時代追新求變的思維傾向所影響，章氏此番書面語的理念，自是難以受到普遍的認同與普及，也未能獲致進一步的闡發與彰顯，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與深究。

再者，章氏對傳統書面語的理念，奠下初步的根基，仍有待更具體完整的語言學理論給予充實，其理論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與建構出發展的體系，因此無以聚集足夠的能量，得以力挽狂潮。

<sup>59</sup> 胡適：《胡適語粹》（臺北：久久出版社，1982年），頁497-498。

## 四、結語

藉由焦點式釐析，從文獻的搜集和理論的推斷，透過資料相互支撐，從相關論述，得以窺見章氏面對傳統語言的轉化所展現的識見與實踐，並明其如何為傳統書面語找尋發展契機。此番體現必須出自對民族文化、語言文字有相當沉潛的博學之士，方有以致之。對於當今國文課程文言白話之爭，應具有啟示意義。

畢竟文言口語古今相通相續，方言俗語也能與雅記故書相合。董理其間規律則可以簡馭繁，無需受限於尋常語而已。當文字失卻遞相嬗代的規律，如何求得文質兼具且又闕美深眇的上乘之作。再者，今言今語承繼自古言古語，章氏概括出古文古言，不但仍具有承載新思維的能力，也能修廢啟新應付新思維新造詞，即便亡佚廢棄詞也時有用武之地，儼然為今語的創發開啟一定程度的理論與定見。然而，在白話一面倒的態勢下，章氏仍期待復用于常文，不應只遷就淺白一體；尤強調書寫形式與內容兼具，看重有學問有識見之作。

本文開展此一主題的論證與辨析，無非在於彰顯章氏轉化傳統語言體制的洞察與踐履，並申明其意義與價值。雖章氏理論不免有滯礙與限制，但藉由此主題探討，期能提供今人對傳統書面語的承繼增添更深一層的體認，俾益於傳統書面語的未來發展。當然，對於章氏轉化傳統書面語的理念與論述，本文僅進行重點式評析，猶待更全面考察其細節與落實的情況，以建構其更理論性的體系。

## 徵引文獻

### 一、古籍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臺北：廣文書局，1978年，三版。  
清·阮元等：《經籍纂詁》，臺北：宏業書局，1986年，再版。

### 二、專著

胡適：《胡適語粹》，臺北：久久出版社，1982年，再版。  
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話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初版。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版。

章太炎：《章氏叢書》，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再版。

章太炎：《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二版。

張忠棟等：《海峽兩岸論五四》，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初版。

傅杰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魯迅：《魯迅全集》，臺北：谷風出版社，1989年。

魯迅：《魯迅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

### 三、期刊論文

何榮譽：〈「言文一致」背景下的章太炎〉，《雲夢學刊》，2007年第1期，頁96-100。

吳中杰：〈章太炎文學復古主義辨析〉，《晉陽學刊》，1996年，第2期，頁75-79。

李群：〈章太炎的語言文化觀與印度〉，《南亞研究》，2009年第2期，頁129-139。

金理：〈章太炎語言文字觀略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05期，頁122-144。

高俊林：〈章太炎的魏晉文學觀念〉，《中國文學研究》，2007年01期，頁20-22。

章念馳：〈論章太炎與魯迅的早年交往〉，《中華文史論叢》第5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頁263-301。

許結：〈章太炎文學批評觀述略〉，《浙江學刊》2007年第6期，頁102-110。

郭延禮：〈論章太炎的文學思想〉，《山西大學學報》，2007年03期，頁80-88。

陳平原：〈關於《章太炎的白話文》〉，《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頁47-51。

陳雪虎：〈從當代語境回望章太炎的「文學復古」〉，《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第1期，頁142-144。

陳雪虎：〈章太炎文論：「以復古為革新」〉，《文藝研究》2004年第4期，頁147-149。

陳學然：〈章太炎堅寫古文古字的原因探析〉，黃坤堯主編：《香港舊體文學論集》（香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2008年），頁328-342。

劉玉葉：〈重建中國文學之大傳統——試論章太炎的文學思想〉，《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9年02期，頁42-44。

劉賢鋒：〈論章太炎的復古主義文學觀〉，《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第24卷第4期，

2006年8月，頁72-75。



